

Zhang
Youyu
Zuan

張友漢傳

王迪著

北



張友漢傳

胡真
年

张友渔传

Zhang you yu Zhuan

王迪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天津日报读者服务公司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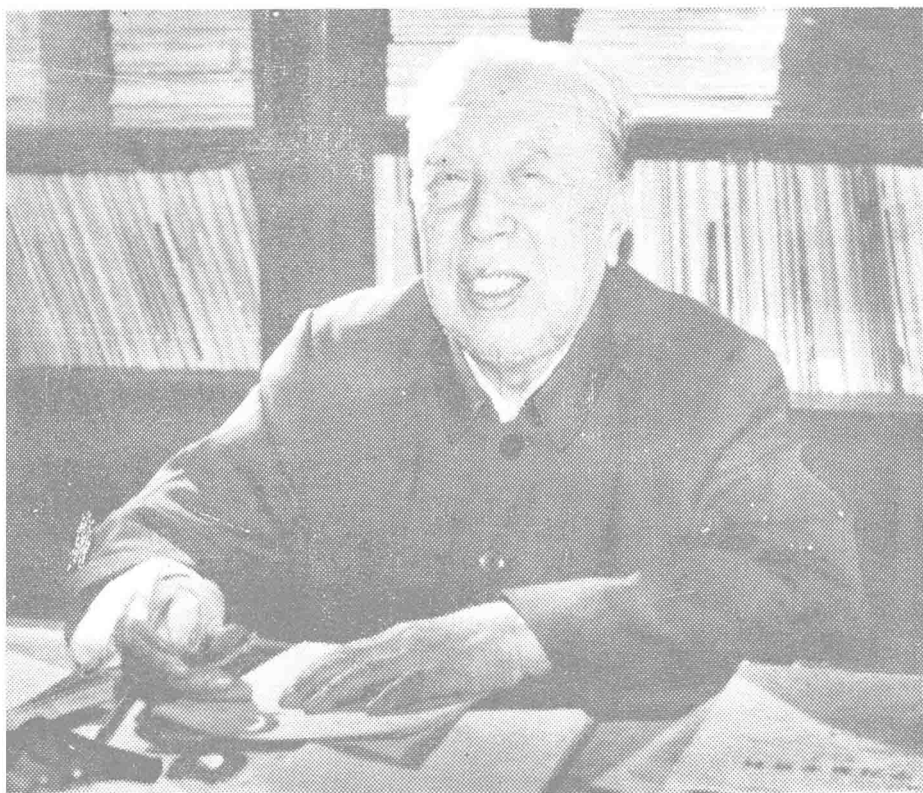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181,000字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00—00978—4/K·90

定价：4.30元



张友渔一九八二年摄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序

薄一波

我和张友渔同志于20年代末在天津相识，共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在做上层统战工作时，我们又有过合作和联系。在解放战争时期，友渔在晋冀鲁豫边区和华北局曾帮助我工作过。几十年来，我们患难与共，相知颇深。

友渔出生于清末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成年后，经过曲折的、艰苦的努力，他终于找到了共产主义的道路。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长期在白区的文化、新闻单位做地下工作，主要是从事上层统战和秘密情报工作。抗日战争中，他在党的南方局领导下，担任四川省委的领导工作，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宪政运动以及新闻工作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他曾受周恩来同志的派遣，不避艰险地到国民党军队中做上层人士的工作。

全国解放之初，他为首都北京的改造和建设尽心尽力。后来，在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方面，他倾注了自己的大量心血。他既是我党的一个革命的政治活动家，又是一个学识颇深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20年代入党的知识分子老党员，健在的已经不多了，象友渔这样，既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又长期潜心学术研究，忠心耿耿地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则更是寥若晨星而难能可贵了。因此，为他写传记，是有意义的。

传记告诉了人们，一个20年代入党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救民，经历过什么风雨，走过什么艰苦路程；也告诉人们，一个革命者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绝不是凭空臆想或一时的热情，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的；传记还可以起到沟通青年一代和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思想感情的作用，把老一辈人的革命精神、高贵品质、高尚情操展示在年轻一代人的面前，使这种宝贵的革命传统世代地传下去。

1989年春

目 录

序	薄一波
小城人家	(1)
书香熏陶	(4)
父子情深	(7)
私塾先生	(10)
一鸣惊人	(12)
雪中送炭	(15)
胸怀大志	(19)
初露锋芒	(23)
穷苦学生	(27)
血雨腥风	(33)
被捕入狱	(39)
柳暗花明	(50)
营救同志	(56)
魂萦梦绕	(70)
比翼齐飞	(78)

流亡伴侣.....	(88)
虎口脱险.....	(92)
平地风波.....	(102)
抗日悲歌.....	(110)
战地奔忙.....	(119)
敌后风险.....	(131)
民主斗士.....	(143)
失踪之谜.....	(149)
艰难旅程.....	(156)
送往迎来.....	(170)
叛徒认捕.....	(176)
辛苦耕耘.....	(181)
劳燕分飞.....	(188)
陷入魔掌.....	(192)
回到陕北.....	(201)
京兆十年.....	(205)
法学巨匠.....	(213)
咫尺天涯.....	(215)
连理枝断.....	(224)
健哉渔翁.....	(228)

小城人家

巍峨的太行山脚下，奔流的汾河之滨，坐落着山西省灵石县城。

清朝末年，灵石县城是个极小的地方，很象是嵌在这巨山大河之间的一个小组扣。贯穿县城南北的唯一交通要道，是由碎石路和土路混杂铺成的，只有一里长。县城从东到西只不过半里宽。大风经过这座县城时，倘若在城北门被风吹掉了帽子，追到帽子时，就到了城南门了。东西半里宽的地方，被那一里长的道路分成两半。东西两边排列着大小不等的十来条短胡同。胡同里，窑洞、瓦房紧密交错。全县城只有两座大房子，都在西边。一座是县衙门。还有一座在县衙门后面的西太平巷内，院落叠跨，比县衙门小不了多少。院内有30多间瓦房和窑洞，瓦房上还有二层楼。但不少房屋已经破旧颓圯。二层楼破得最厉害，堆放着杂物，蒙着尘土，结着蜘蛛网，不能住人已有年头了。这所房子的主人，原是灵石县里首屈一指的姓张的富商。他在安徽有大买卖，开票房贷款；在灵石县城也开过钱庄；在灵石县城外几十里地远的地方，有大片良田；灵石县城外的近处，还有几亩菜地，都租给别人种着。这位富商经营一辈子买卖，却是笃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有四个儿子，全让他们进私塾念书，一个也不让他们跟着自己学经商。除了大儿子早死，其他三个儿子果然都在科举中榜上有名。二儿是贡生，三儿是廪生，四儿是秀才。这贡生、廪生、秀才都没进入仕途，而成为三个私塾先生。这姓张的富商死后，三个儿子里没有一个人能继承父业，买卖逐渐地全垮掉了，土地也卖了不少，家道很快败落下来。三个兄弟分了家，在父亲留下的这所大房子里各立门户，过着紧紧巴巴的“寒士”

生活。

三兄弟里最小的，是秀才张映南。他在兄弟分家时分到尚能住人的东跨院一孔窑洞、西跨院一间瓦房，还分到十几亩地。地，仍旧租给别人种着。收的地租，够吃饭。他在灵石县城药王庙里办的私塾，还颇受欢迎，能从私塾中得些微薄收入。粗茶淡饭的日子，倒也过得平平稳稳。他妻子田氏，是全县城都称赞的贤慧女人，比他小两岁，长得白白净净，性情温和柔顺。两口子恩恩爱爱，却有一宗沉重的心事：“无后为大”。眼看着夫妻俩都30岁了还没个孩子。

想不到，在张映南37岁那年，田氏怀孕了。两口子笑逐颜开，日夜祈祷着生个儿子。戊戌年12月（1899年1月）田氏果然生了个儿子。张映南高兴得笑出了声，田氏欢喜得流出了眼泪。张映南的哥嫂和灵石县里的亲朋好友纷纷来贺喜。张映南笑着向来人一一介绍说，他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象鼎，希望这孩子日后成大器的意思。大家都说这名字好。这破落大院里的旧窑洞，由于这个男孩的降世而生辉。张映南夫妻的生活从此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孩子满月之后，田氏紧紧怀抱着儿子，小声地向丈夫说：“给孩子起个小名吧，为了他长命百岁……”对！活不长怎能成大器？张映南立刻比妻子更强烈地感到起一个祝福儿子长命百岁的乳名至关重要。两口子商量来商量去，给儿子起了个乳名叫四留。因为张映南的哥哥有三个儿子，个个都长得挺壮实。四留，是让自己的儿子随着三个叔伯哥哥一同健壮地留在世上的意思。两口子欢欢喜喜地不断呼唤着：“四留！四留！”这亲昵的呼唤声中，饱含着这对夫妻的欢乐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望。温柔的田氏，更加勤快地操劳着，照顾着孩子和丈夫。

四留长得很俊，皮肤白里透红，高鼻梁，大眼睛。灵石县城里的人都说这孩子把张秀才夫妇的好看之处都继承下来了。谁看

见四留都爱逗逗他。张映南夫妇对四留十分疼爱，惟恐四留有个病或灾，无微不至地照看着四留。但是，令夫妻担心和害怕的事情还是降临了！四留两岁时突然出了天花。在灵石县这个小地方，天花被看成是十分可怕的无法医治之症。只能在一般调理中等待，等待着天花自生自灭，或者是孩子被夺去生命，或者侥幸活下来而落个满脸麻子。四留发起了高烧，长出了疱疹。田氏战战兢兢地抱着他，惊恐地看着他，不敢放下一会儿，不敢错开眼珠一下，惟恐就在放下的那会儿，不看着他的那瞬间，四留的灵魂就会被阎王勾走。她流着泪，亲着四留的小脸，抚摩着四留的头发，哀哀地呼唤着：“四留！四留哇！”仿佛乞求即将远去的小生命停留下来。张映南给她送来了粥，劝她吃点，她吃不下；给她端来了水，她喝不下。几十个日夜过去了，四留的脓疱结成了痂，痂又一个一个地脱落，活下来了。可是田氏倒下了，再也起不来了。她已经熬干了自己，没有力气再抱四留了。她让四留紧靠自己坐在炕上，费力地抬起一只手爱抚着四留，枯涩的眼睛欣慰地看着已经活下来的四留。这样又熬了不久，她终于闭上了眼睛，为了让儿子活下来，她累死了！

张映南痛哭的声音，惊动了依然坐在母亲身边的四留。他寻着声音扭过头去看父亲。病后，四留已经是满脸麻点，两眼的上下眼睑也落下了病，红肿，流泪。这可怜、陌生的小脸，更加深了张映南的痛苦和悲哀。

“哇——”四留张开嘴巴也大哭起来。

这大哭着的不幸的孩子，就是后来名闻中外的法学界泰斗张友渔。

书香熏陶

四留的外祖母哭着赶来了。料理完女儿的丧事，她抛不下没娘的外孙四留，又可怜孤单悲痛的女婿张映南，住了下来，为这父子俩操持家务。

两岁的四留不懂得自己已经丧失了母亲，他屋里屋外地蹒跚着，寻找着，哭喊着“娘！娘！”一听他哭喊娘，外祖母就眼泪汪汪地过来把他抱到怀里。从私塾放学回来的张映南，一见到四留就鼻子发酸。凄凉悲惨的气氛充满着这个家。四留的外祖母果断地做了主，把四留的五姨嫁了过来。田氏姐妹俩模样相仿，脾气相似。四留得到继母的疼爱。张映南的悲痛愁苦也逐渐消失了。

四留3岁多，有了一个弟弟。张映南也希望他成大器，给他起名彝鼎。同时给四留又起了个字叫有仪，是从《易经》“两仪生四象”而来。他希望两个儿子鹏程万里，并肩齐飞，决心让他俩好好念书。四留刚刚5岁，张映南就叫他进自己的私塾念书。四留上私塾的第一天，继母田氏把他拉到膝前，将他脑后的辫子梳得光溜溜的，长衫外头还罩上一件黑色小马褂，象过年一样打发他上学。张映南边走边对他说：“四留，你上了私塾，就叫你的大名象鼎了。你一定要用功念书。”

张映南的私塾，设在药王庙的厢房里。天冷的时候，孩子们在屋里念书；天热的时候就在庙院里的树荫下。象鼎是私塾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坐在小板凳上，跟着比他大好几岁的同学一起摇头晃脑地念起了《三字经》。背熟了《三字经》，又念《百家姓》《千字文》……。回到家来，张映南并不要求他还念《三字经》《百家姓》之类，指着家中的藏书，让他随意翻弄。张

映南是个博览群书的人，喜欢买书。他住的窑洞里的陈设与一般山西人家不同，有摆满了书的书架，连放衣裳的大木柜也放满了书，有古书，也有不少新书，还有一些小说。在家中任何一本书，象鼎都可以看，只要他看得下来就行。开始，这大摞大摞的书籍，对象鼎来说是神秘莫测的。随着他识字越来越多，这些书对他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每天从私塾放学回家，他就兴致勃勃地爬上凳子，趴在父亲的书架上，或者伏在书柜上，找到一本感兴趣的书就看下去，好几个钟头都不动弹。7岁时，他看《水浒》入了迷。张映南看象鼎捧着《水浒》埋头看，如同书架前一尊木雕泥塑，喊他都听不见，微微一笑，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头。象鼎抬起头来，心思还萦绕在那些梁山好汉身上，带着一种茫然的神态看着父亲。张映南说：“可以看。小说不一定不是历史，正史不一定都是真的，野史未必没有可靠的史实。”象鼎对父亲的话多少明白一些，但不完全明白。他认定《水浒》当然是中国历史书。在私塾上课的空隙，他偶然对同学们讲起了《水浒》里的故事。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都围过来了。有个大个子同学冲他说：“象鼎，明天接着讲，一天讲一段，怎么样？”大伙儿一听全乐了：“对！一天讲一段，一言为定。”象鼎接受了大家的建议。

灵石县的人都是每天早晚二餐。象鼎早上和父亲一起去私塾，中午不吃饭，下午放学早，回到家时间还很多，他就从头仔细地念《水浒》。他怕把“历史”给同学们讲错，念一遍不放心，他认为重要的地方要多念几遍。《水浒》里一百单八将的名字、绰号、座次，他都一字不误地背下来。晚上，全家人都睡在窑洞里的一条大炕上。吹灭油灯后，他躺在被窝里，睁大双眼，面对着漆黑的窑顶，嘴巴一张一合地悄悄背诵着明天要讲的内容。每天，私塾里朗朗背诵四书五经的声音一停歇，同学们就奔象鼎身边来，听象鼎讲《水浒》。他讲《水浒》，对同学们的吸引力，大大超越他的父亲张映南讲四书五经。一张张小脸对着象

鼎，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听着他那童声的山西话讲述着梁山泊好汉的英雄事迹。张映南看到儿子被围在人群之中，滔滔不绝地讲书，总是微笑着走开，不去干扰他。

象鼎讲完了《水浒》，接着讲《三国演义》，还是当“历史”来讲，讲得认真，有滋有味，也很少有差错。私塾里的孩子们很崇拜象鼎讲书的能力，逐渐地连大人们也公认象鼎能讲书。灵石县城这个小地方，出了这么个能讲书的人，却没有出过写小说的人。大家闹不清讲小说和写小说有什么不同的称号，纷纷尊称这个把小说当历史讲得精彩引人的孩子为“小说家”。有人认定这孩子大有才华，将来不是无名之辈，干脆不叫他的名字，称呼他“小说家”。

象鼎在大家的称赞和鼓励下，朦胧地感到大家给了自己一种责任。他有些惶惑地问父亲：“我长大了是不是也得当小说家呀？”张映南笑了：“现在还说不准你是不是能当什么家。不过，你讲书认真，这点很可取。记住，凡做一件事，只要认真，就有成功的希望。”

父子情深

象鼎8岁时，有了妹妹菊如。田氏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了，腰腿痛，最初还能支撑着洗衣做饭，渐渐地就不能下地走路了，只能在炕上做做针线活，象鼎开始跟着父亲干许多家务活。早上，弟弟、妹妹还熟睡的时候，象鼎和父亲一起悄悄下了炕，摸着黑穿上鞋袜，梳好辫子，到窑洞外把柴禾抱进来放到灶前，熬粥、蒸土豆。全家人吃完饭，窑洞里已被阳光照亮了。

下午放学回家，象鼎还是翻出父亲的书看个不够。张映南也坐下看书；太阳下山了，田氏一声招呼：“该做饭啦！”父子俩立刻放下书本，匆匆忙忙蒸窝头或馒头，或者擀面条，把一家人的简单饭食做出来。晚饭后，照例是象鼎刷洗锅碗。等到弟妹在母亲照料下入睡了，象鼎和父亲共同凑在一盏油灯下看书，直到父亲打了哈欠，说声“睡吧！”象鼎才上炕。

田氏又生了一个小女孩，身体越发不行了。象鼎10岁时，继母田氏也去世了，抛下了四个孩子。此刻，象鼎已十分懂得母亲去世意味着什么，他沉痛地哭着。他的外祖母哭着赶来了，又在这里住下，带着他的小妹妹睡觉，指点着象鼎帮父亲操持家务。小妹妹身体不好，不久竟夭折了。家中接连遭遇不幸，使象鼎早早地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他象个大人似地体贴父亲，照料弟妹，抢着干家里的活。由于不停地干活，一双小手变得粗大起来，和他幼小的年龄显得很不相称。张映南时常动情地握着象鼎的小手，以感激和信任的目光看着这个孩子，重复着这样一句话：“从小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是一个人自立的根本。”这句话，深深地印进象鼎的心田。

在丈夫失去妻子、孩子失去母亲的家庭里，父子相依为命。

象鼎成了父亲的好帮手。张映南在生活上很依靠象鼎，他只有40多岁，决不再续弦，要和象鼎一块把彝鼎、菊如拉扯成人，免得因给孩子们找一个陌生的后娘带来麻烦和苦恼。象鼎的外祖母经常住在这里，为他们缝缝补补，使这父子四人过得象个人家。

张映南和象鼎也时常议论私塾里的功课。张映南向来要求学生不要一味死记硬背四书五经，引导他们兼读理学派和汉学派两个对立学派的文章。象鼎是父亲的高材生，张映南对他要求更严格，对他说：“读书也要有自立精神。只会背，不动脑子想，是没有出息的。”象鼎读十三经、二十四史等等，对“义理之学”、“考据训诂之学”两个学派的不同，已很有自己的见解。张映南不赞成科举考八股，认为考八股的主要根据就是程朱之学。因此，不赞成程朱派。象鼎很受父亲的影响，特别喜欢看对程朱派的批评文章。他偶尔借到一本毛奇龄写的《四书改错》，是批《朱子四书集注》的，便如获至宝，用蝇头小楷把全书抄了一遍，装订成书，在扉页写上“倘于此有错不之知，无庸读书矣”。他喜欢《庄子》、《列子》、《左传》、《孟子》，不但把内容记得滚瓜烂熟，而且模仿这些经典写了不少作文，被私塾同学公认为有“庄列之风”。张映南鼓励他继续努力下去。

有一天，象鼎的二伯父把几房的孩子都叫到客厅里，并准备好纸墨、毛笔。他出了一个作文题——《自立论》，叫每个孩子坐在那里当场交卷。象鼎沉思了一会儿，就拿起毛笔端端正正地写起来。堂兄弟们还在埋头书写的时候，他已放下笔，站起身，拿着已写好的作文卷子恭恭敬敬地送到伯父手中，然后退回原处静静等着。伯父对侄子的规矩有礼，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拿起这第一份卷子，看着看着，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大家都交了卷，伯父也陆续看完。孩子们个个屏住声息等着。伯父微笑着说话了：“第一名是象鼎。文章立意清楚，文理通顺。”接着，他又说：“文言志。”夸赞象鼎有出息，希望别的孩子也象象鼎一样有自

立精神。

这次家庭考试，给了象鼎很大鼓舞。从这天起，他每天练习一篇作文，少则几百字，多则几千字。几千字的文言文，对一个孩子来说，可谓洋洋大观了。张映南很是赞许象鼎用作文来磨练本事。不久，象鼎又开始练习写诗，有时七绝，有时五律。张映南随时给他些指导。很快，他平仄音律都合乎规格了。他作文、赋诗的兴趣越来越浓。一天，他让父亲看了他的作文后，很兴奋地对父亲披露了心中的秘密：“我长大了想当个文豪！”张映南又笑了，抚摸了一下他的头说：“只要你努力，就会有出息！”